객지

客地

——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

〔韩国〕黄皙暎 著
苑英奕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312.645
H908-2

客地

可不

——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

〔韩国〕黄皙暎 著
苑英奕 译

I312.645
H908-2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—2009—5572

객지 (황석영중단편선집)

© 황석영 (黄皙暎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客地: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/(韩)黄皙暎著;苑英奕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(韩国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7719-9

Ⅰ.客… Ⅱ.①黄…②苑… Ⅲ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韩国—现代 Ⅳ.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7128 号

责任编辑:仝保民 装帧设计:柳 泉

责任校对:李晓静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客 地

黄皙暎 著

苑英奕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http://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49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3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978-7-02-007719-9 定价 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译者前言

近几年来，在韩流的影响下，大部分中国人一提到韩国就会联想到那些帅男靓女、时尚服饰以及先进的电子产品等。而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中韩建交的近四十年，韩国在中国人眼里几乎是个未知数。事实上，这四十年正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段里程。一方面，它由一个弱小民族跻身为经济发达的国家；另一方面，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，留下了诸多社会问题，并且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中。

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讲，一九九九年当我第一次赴韩留学的时候，曾一度误认为它是个很西化的国家，充满了自由、民主与热情。但是，经过几年的实地生活，这种想法开始动摇，我觉得韩国人那热情欢快的表象后面总隐藏着一种淡淡的苦楚。这种感觉引导我关注起上面谈到的那段未知的历史。于是，专攻文学的我在二〇〇五年的时候，终于做出要翻译黄皙暎的《客地》的决定。

可以说，黄皙暎本人的生涯及其作品，是整个韩国历史的标本。他的作品中所勾画的人物生涯已经超越了个人的个别体验范围。黄皙暎的作品所讲述的现实大都是痛苦记忆。《客地》是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，收录了作者精心挑选的十二篇初期作品，而由于篇幅过长，在翻译中文版的时候，经作者再次严格筛选，最后确定了本书中的九篇。这

九篇可以分为三个主题，一是飞速的产业化给韩国底层民众带来的重压，这便是《客地》、《去森浦的路》、《大力士之梦想》、《发财猪梦》、《写给弟弟》、《身边的人》等六篇小说，韩国的底层民众六七十年代所面临的生存问题，在这部小说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。这也是《客地》成为韩国七十年代“民众文学”的代表，以及部分作品入选当代高中课本的重要原因。二是战争给韩国人造成的生命以及心灵创伤，例如反映朝鲜战争题材的《韩氏年代记》，反映越南战争题材的《骆驼眼圈》。此外，《峡谷》是唯一一篇不包括在韩语版《客地》中的小说，它写于一九八〇年，反映了韩国现代史上另一个重大事件——光州事件，作者也特意将其安排在中文版的《客地》中。我想，这样有利于中国读者来比较全面地了解韩国现代史。

而巧合的是，在读黄皙暎作品的时候，我时常觉得有许多事件不仅发生在韩国，在中国也同样能找到它们的影子。特别是反映产业化问题的小说，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中国的现实：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脚步的加大，下岗工人、农民工、东西贫富差距等问题日益明显。尽管中国会以自己的国情为基础去谋出路，但我想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多几面镜子也未必是坏事。从这层意义上来讲，黄皙暎的作品对于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讲具有特殊意义。

这本书从选题到出版，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关心与支持，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。尤其要感谢韩国大山文化财团的资助，感谢我的导师全炯俊教授，这些年来他以无私宽广的胸怀指导我认识文学与社会，还要感谢翻译过程中热心校正指导的韩国文学博士李京炫、中国文学博士李素贞、崔贞玉、朴银贞、李政勋等韩国友人，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支持，最后，也感谢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直全力支持我翻译的丈夫赵广和所有家人。

英　奕

2008 年仲夏于韩国首尔

目　录

去森浦的路 …… (1)
身边的人 …… (24)
发财猪梦 …… (41)
大力士之梦想 …… (80)
写给弟弟 …… (97)
骆驼眼圈 …… (113)
峡谷 …… (137)
客地 …… (158)
韩氏年代记 …… (258)

去森浦的路

英达边琢磨着该往哪边走边停了下来。清晨的寒冬冷风凛冽地刮了过来，渐亮的晨光下现出了光秃秃的地面，四处冻结的溪面和洼地水湾在晨光的反射下闪出了光亮。风声从远处突袭而来在他停立的上空切过。只剩枯枝的几十棵树在野外的寒风中摇晃着。

四个月前，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秋收期，施工已经快结束了。冬天马上要到了，施工肯定要拖到明年开春，这里不能久待，这是他早就料想到的。果然，工地办公室三天前就关门了，英达只是伺机从饭店溜走而已。

有人跨过田垄向这边走来。太阳升起后地面立刻变得阴阴阳阳的，被土丘的影子和树荫遮住的地方，冻结的土发出咔嚓咔嚓的破裂声，但是阳光照耀的地方开始融化，红色的土看起来湿乎乎的。向这边走的人虽然走出了树荫，但鞋边儿上沾满的红泥块每走一步就会甩出去几片。他打量着呆呆地正站在路边抽烟的英达，朝这边走了过来。他是个大高个儿，而英达则身材矮小。他将撑得鼓鼓的蛤蟆包松垮地搭在肩上，头上的毛边帽子遮住了耳朵，嘴巴缩在迷彩军大衣领子里，看不清他的脸。他走到离英达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，将帽檐儿腾地掀到脑门上，说：

“原来是住在千氏家的那一位呀。”

英达一看，是个三十多岁的面熟汉子，好像在工地或村口的酒棚里碰见过。

“刚才可看了场好戏。”

他抬起下巴使劲解着帽子上的扣子，然后像个飞行员似的把两个帽耳翻上去，笑着说：

“那个姓千的像疯子一样，跟打狗似的揍了老婆一顿。”

英达瞪着他低声沉吟道：

“我……这个土包子真是的。”

“不知打没打残废，揪着头发拖到院子里，连踹带踩的……哎呀，那个家伙肯定是打人打上瘾来了。”

他难道是要让我吃苦头才这样说的吗？想到这儿英达十分恼火，他使劲儿忍住怒气，狠狠地抽着快烧到手指的烟。

汉子伸出手来，说道：“伙计，借个火。”

“扔了吧。”

英达把烟头递给男人后，不乐意地说了一声。也是的，确实有些丢人。那可不是赖了饭钱开溜的小事。那姓千的本来是去火车站的，没想到大清早五六点钟就跑了回来，英达是让人当场撞了个正着。他勉强套上衣服脱了身，那姓千的拿青州嫂撒气的时候，他就藏在磨坊里。英达像是辩解似的喃喃自语道：

“能怨女人家吗？都是男人的不对。”

“在乡下女人里面，她算是够苗条的了。都说她做得过火了，可还是不改。”

“那女人也算可以了，姑娘的时候就坐过军车。是个吃了不少苦的女人。”

“给地保们上过税，准是连那儿也给了。”

“什么？嗳，你这个人……”

汉子长长地嘘了口气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“你用不着这样。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享了艳福？东奔西跑的，对路上遇的女人别太专心了。”

这个家伙的口气总这样，英达觉得跟他明着发火又不好，只好嗤嗤笑了一下。这女人以前卖年糕和糯米糕给去前方的军人们，过惯了坐上火车穿梭在男人们中间的生活，现如今进门当这瘸子千氏的女人，确实有些寂寞难熬了。她招呼了一批工地的民工和走街串巷的商贩，又是出租房子又是卖饭，看样子还想偷个汉子。青州嫂在英达的眼里可不一般。黝黑的脸上不时飘过一个媚眼来，弄得英达一到晚上就坐到门外傻傻地唱《黑山岛的姑娘》，最后都快疯了。

“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？”

汉子问了一句。走近了一看，他长得也不算凶神恶煞。至少，英达觉得他那痛快的性格还真不令人讨厌。他看起来比自己能大五岁左右。而且看他那样子，即便是在这北风呼啸的野地里，只要一屁股坐下来也能跟万事太平似的。英达的警惕心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强了，他回答道：

“四个月。老兄这是去哪儿呢？”

“正想着要不要去森浦呢。”

这汉子两眼眯成一条缝，静静地说。英达摇了摇头说：

“选错方向了。那儿跟白纸没什么两样，这大冬天的。”

“我老家就是那儿。”

汉子用戴着线手套的手蹭了一下鼻子。他已经在望着荒野的另一头了。他和英达的情况完全不同。他是在回家的路上，而英达则是站在去另外一个地方流浪的路上。

“噢……是回家啊。”

汉子站起身来把鼓鼓的蛤蟆包搭在肩上，问英达：

“你这是去找什么活儿干吗？”

“老兄是有人叫你才来的吗？到什么地方还不都一样。”

“我得走喽。”

他头也不回地朝泥泞的堤上走去。上了堤之后，他将背囊换了个肩，从下半身开始到狗皮帽子逐渐消失在堤的那一面。英达并没有想出特别要去的地方，也没有个伴儿，所以前面的路很茫然。即便走到半路分开，现在要是有个说话的伴儿也好啊。他愣着站了一会儿，迈着碎步跟着汉子走去。英达跑着上了堤。汉子的脚步很快，已经迈上通往大道的岔路了。车道两旁像倒插着竹扫帚一般稀落落的白杨站成了一排。他一边朝下面冲下去，一边喊着汉子：

“喂！老兄。”

汉子停下脚步向后看了一下，又慢慢走了起来。英达冲上去紧跟在他后面，呼呼地喘着粗气说：

“一块儿结个伴儿吧。我也到月出里，跟你是一个方向……”

仍然也不见他回答，英达就再冲着他后脑勺说：

“他妈的，这样的冬天还是头一遭呢。去年这个时候挺好的。那时候每月三千元的房租，和一个在酒吧干的女人一起过呢。当时也是天寒地冻的，没处可去，够憋闷的。”

“我们都习惯了。”汉子说。

“你知道森浦离这儿有多远吗？反正光到海边也得有几百里路。还要从那儿坐船过去。”

“你有几年没回去了？”

“十多年了。回去……也没个认识的人。”

“那你回去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就是年纪大了，想回去看看。”

他们上了大道。这条用石子和泥土铺成的路走起来还算舒服。英达将冻僵的手插进外套的衣兜中连连空抓着手活动着，一边说：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“嗳,冷得可真够呛。要是不刮风的话还能好些。”

汉子不太怕冷,一方面是狗皮帽子和野战军大衣武装得严实,另一方面看他的气色就很健康。汉子第一次很热情地问英达:

“早饭吃了吗?”

“吃什么呀!”

英达不自然地笑了。

“早上好不容易才抽出身来……”

“我也没吃。要走到清泉才能吃上口饭。早点走就好了。冬天再也不出远门了。”

“介绍迟了,我叫鲁英达。”

“我姓郑。”

“我们要是也学点技术的话,找到个工作也就没什么可愁的了。”

英达流露出并不想讨好郑氏的语气。

“我知道。你不是使过钻岩机吗?像我吧,会木匠活儿、焊接,还会修皮鞋。”

“啊,真够多的。心里肯定很踏实。”

“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。”

“也是呀,上哪儿去学这些呀?”

“都是在好地方教出来的。”

“我要是也能进那样的好地方就好了。”

郑氏苦笑着摇了摇头说:

“现在去也不难,只不过就是家太大了。”

“是那个大家①啊……”

---

① 在韩国,人们把监狱称为“大家”,以表示在监狱里接触的人和事又多又杂。

英达说到半截打住了，看着郑氏的脸。郑氏低着头默默地向前走着。他们过了个山头，路变成了下坡，沿着江边盘绕着的远山依稀可见。这是一个不见人家的荒凉的田野。干芦苇丛胡乱地摇曳着，江对面四处可见阵阵的沙尘。郑氏说：

“要翻过那座山才是清泉，还是横穿江面更快些。”

“冻得结实吗？”

江水冻得嘣嘣的。几经化冻的江面再次结冰，凹凸不平的，并不太滑。风一吹，那些细小的冰块便狠狠地打到他们的脸上。

“还不如在桥的那头等汽车呢，看来我们是算错账了。”

英达气喘吁吁地抱怨。郑氏说：

“车经常断，说不准什么时候能来。再说，咱也该省着点儿，就是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这要是腰包里鼓鼓的心里也踏实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“到了月出，能坐上南行的火车，要在那儿坐火车吗？”

“嗯……怎么样都行。可森浦在哪边呀？”

郑氏冲着南边茫然地用下巴示意了一下。

“在最南边儿。”

“住的人多吗，森浦那个地儿？”

“能有十户人？是个很美丽的岛。到处是肥沃的土地，鱼也是想抓多少就有多少。”

英达在冰上面滑得实在有些精疲力竭了，说：

“这么说在那儿干脆打下桩子住下就好了。”

“好啊，可是你不行。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外地人呀。”

他们穿过了冻结的江面，云彩开始聚到了一处。

“好像要下雪了，路越来越难走了。”

郑氏有些担忧地仰头看着阴沉沉的灰色天空。他们一上到半山腰,下面那些小村子的房子零零散散的样子就收进了眼底。依稀可见一缕炊烟淡淡地飘在隐约可见的房顶上。教会的钟塔也渐渐清晰,学校的操场也越来越明显了。还见一条长长的铁栅栏和铁丝网围着村子后面的整个原野。这儿以前似乎是军队的驻屯地,整个村子好像好不容易悬挂在那个铁栅栏的尽头一样。

他们走进邑中心。这里有零食店、电影院、茶房、台球场、杂货店,还有许多个酒馆散布在四周。由于是早上,街上很安静。他们进了邑中心一个叫"首尔饭店"的饭馆。一个胖女人正在锅里煮着白菜叶汤,看样子是这家男主人正和两个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聊天。

"我一点儿都没看出来,她好像抽空把衣服一件件地偷出来,卷到包袱里了。"

"准是大清早溜出村的。"

"说是昨天晚上和尹下士过夜,我还以为她睡懒觉呢。"

"准是清早尹下士一回部队,她就跑了。"

"裁衣裳的钱、药钱、饭钱……你以为她花了一两个子儿吗?光债就有五千块呢。"

英达和郑氏坐下后,他们稍微停了一下谈话,瞅了瞅这两个陌生人的打扮。英达把两手放在煤炭炉子上面搓着两手烤火。郑氏一边摘下狗皮帽子一边说:

"给拌两碗汤饭。"

"好哩,稍微慢点也没事儿吧?"

胖女人正低头瞅着锅,见他们来抬起头来笑着敷衍道:

"反正好吃就行。"

女人把汤勺丁丁当当地放到旁边,叹了口气骂道:

“这个臊娘儿们。”

郑氏也跟英达似的，好像要抱住炉子一样，紧挨在旁边，愣愣地抬头看着女人。

“我这儿的女人跑了。这火也灭了，也没做汤的料，这不刚开始么。”她说完后，冲着男人们喊起来：

“我说你们这些人还在这儿坐着等什么？赶紧去把人抓回来呀。趁着还没跑多远，上去揪住头发拽回来呀。”

男主人用无力的声音回答道：

“没必要。她肯定要在月出坐火车，只要看住车站口就行。”

“那你骑上自行车先去等着呀。”

“真是的，这么大冷的天儿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，那个叫白桦的女人可值五万元啊。”

村里的青年插话道：

“首尔饭店不就是因为白桦才有名的吗？她做生意可真是没说的。”

“只要白桦在，那些军人就是卖了军靴也要来喝上一盅。”

胖女人讥讽道：

“笑话。再怎么说她也不过是个下三烂。都是靠我会做生意。那臭丫头最近老找借口说身子不舒坦，她是打水了，还是正儿八经做饭了，还是好好接待客人了？啥都不管用，那臭丫头要是在咱们清泉这地盘上待六个月的话，还不得累死。要是把债还清了，我还准备新麻一路给里呷意①呢。嗳，你们怎么还愣在这儿？快去站口看着呀。”

---

① “新麻一路给里呷意”的意思为“招个丫头进来”，原文中是用韩语字母表示的日语发音。

男主人好像被自己老婆的训斥声吓了一跳似的耸着肩。

“知道了知道了……”

“快去！回头请你们喝两碗。”

三个男人簇拥着出去了。郑氏小声地自言自语道：

“他妈的，要是那个白桦在的话，让她在旁边陪个酒该多好。”

“真是的，这叫什么事儿。每天晚上都有一大帮年轻人来……”

“你这儿怎么也得来上三四个小姐呀。”

“女人多了麻烦事儿也就自然多。来这儿的丫头有一个长得不错的就够用了，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就到别处借几个拉过来坐着……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玩儿一把再走？我帮你叫一个？”

“怎么这么说？出远门的人一大早就贪酒色，难不成准备晚上在这个村里给我办丧事呀？”

“汤饭来喽。”

白菜还没腌好，硬邦邦的，不过也能对付。郑氏冲着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填饭的英达说：

“去年冬天在哪儿了？”

英达放下端着的汤碗反问道：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说完，他一听到是去年冬天，就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“过得好着呢。我那时候在大田。遇到了一个叫玉子的女人。那时候在工地上也没什么活儿干，工钱却挺够意思的。”

“原来是过日子了。”

“是个识大体的女人。还差点有了孩子。去年春天我丢了工作，为了攒点儿钱再过日子，她就去首尔当保姆了。可像我们这样的流浪汉能守住说过的话吗？晚上有时半夜醒来，因为想

她整宿整宿睡不着呢。”

郑氏漠然地看着英达沉郁的表情，然后向窗外转过头去，轻声说：

“人啊，时间长了不见也就自然忘了。”

到后院去的胖女人哆哆嗦嗦地抖着进来了。

“啊呀……怎么办呀？好像要下雪了。满天的云，风也大得很，这不识数的骚货肯定半路上就回来了。”

郑氏打断了胖女人无休止的唠叨。

“到月出有几里？”

“差不多有六十里。”

“有汽车吗？”

“下午可能有两趟吧，抓住那个臭丫头正好可以坐末班车回来……对了，你们去哪儿？”

英达说：

“到能见海的地方。”

“海？你们去的挺远。从这条大路上走吗？”

郑氏点了一下头，女人屁股还贴在椅子上，只把身子向前凑了凑说：

“拜托个事儿行吧，如果看见有二十二三岁的、长头发、单眼双眼皮的婆娘，打听一下抓回来。我刷立马甩给你们一万元现金。”

郑氏微笑着，英达好像十分自信似的说：

“就这么着。不过要是我们真给你把人带回来，你可一定得给我们一万元。”

“没说的，不光是一万元，你们还可以在这儿好好歇一晚上再走。”

“好！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